



铜梁千年永清寺 走出明代工部尚书

□胡卫民

明代铜梁县的进士有不少,据统计,该县排列四川第七、列重庆第二(第一是合州)。文脉昌盛不衰,与两名朝廷重臣及其家族都喜欢投资建寺、兴学和重教分不开。一个是捐资铜梁县新复乡(今铜梁区侣俸镇)妙门寺和巴岳山巴岳寺的明代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张佳胤;另一个便是捐资修建铜梁永清乡(今铜梁区旧县镇)永清寺的明代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李养德。

千年永清寺,唐宗室后人建于五代

据宋代奉议郎、南平军通判李元信撰《惠寂院碑记》记载:铜梁永清寺始建于五代时期的蜀国(907年~925年),由流亡巴渝的唐宗室之后李丞配家族出资所建,已有千年历史。永清寺因境内“有山顺溪”而得名,永清乡又因永清寺而得名。

永清寺原叫惠寂院,是当地巨富的私家寺院。被称为永清禅寺,仅在明清两代,至少历经了明景帝景泰三年、光绪九年重建和光绪十四年扩建,达到了香有炉、壁有绘、阶有甃、阁有甍,诸像高广宽阔和多镀金的规制。寺庙位于现铜梁旧县街道办事处莲花村莲花山,居箭滩河中段,地势山环水绕,风景旖旎,内外黄葛掩映,观音菩萨庄重。

据同行的铜梁区诗词学会副会长彭强介绍:“该寺系李氏家族的启蒙学堂,李养德的爷爷李楷、父亲李仕亨均在此读启蒙书籍。父亲李仕亨乃明朝嘉靖四十年乙卯科举人,曾官至贵州思州府知府、云南按察副使。”

李养德,明万历九年辛巳(1581年)生,字涵初(一字伯存)。其舅舅李恒曾是明代兵部尚书张佳胤的启蒙老师之一。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科四川省乡试第八名举人,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庄际昌榜六十四名进士。历任工部屯田司主事、员外郎(管宝源局)、工部营缮司郎中(简称缮司郎)、衡州知府(留部未到任)、光禄寺少卿、光禄寺卿、三品通政使。明天启七年(1627年),46岁的李养德擢升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他是继明代兵部尚书张佳胤之后,铜梁历史上第二个尚书加太子太保的正一品官员。

李长德是李养德之弟,字守初,号仲延,与李养德系同榜进士。历任员外郎、抚州府推官、兵部职方司郎中,礼部仪制司主事,受“阉党逆案”牵连,降为江西布政使司照磨(从八品),后被擢升为长沙府知府而寿终正寝,著有《治谱》一书。

每日苦修,李氏兄弟在此读书启蒙

永清寺初创时,规模宏大,上报前蜀朝廷,改名惠寂院。因李氏族人势力,世代心皈依三宝,设惠寂院为李氏私家寺院和李氏祠堂。

追溯到宋开禧二年(1206年)至明万历年间,历经三百年香火的惠寂院依然香火鼎盛。明宣德年间,惠寂院所置石炉,高九尺、凡七层,雕镂精致,为一方所称道。明景泰三年,寺院再次重建。李氏族人出了李仕亨居士,一生信仰佛教,名声远播。晚年归家于寺中,精进念佛修行,并以寺为书院,让家族子弟和贫苦子弟入学。后来,李养德、李长德兄弟从小就在寺内厢房读书启蒙,每天读书达15小时以上。

该寺犹如一个博物馆,明清两代名人云集,手迹甚多,有明朝太仆少卿欧阳调律为题“碧天珠海”四字,万历戊申(1608年)合州举人程宇鹿所撰《然灯记》,合州进士李元信写有《惠寂院碑记》等。在大雄宝殿的两侧柱上,笔者还读到了清光绪九年岁次癸未嘉平,三品衔广西平乐府知府翰林院编修掌云南道监察御史吴鸿恩写下的楹联。

李养德之孙李之鞬,在清顺治辛卯(1651年)的四川临时省会阆中初举乡科上,领本省乡荐第一名,誉满巴蜀,后任安徽绩溪县令。其清白传家,有祖上遗风,为时人所敬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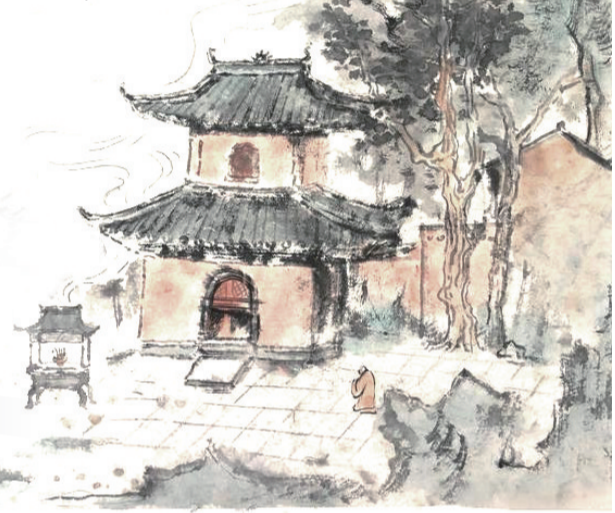
李养德一生著有《秋英墅诗》残本,共十三卷。内有《登蒲吕场玉皇观诗》,崇祯十四年撰有《徐家庵新建经楼记》和《秋英墅山中草·序》等。仅李养德在铜梁期间,写的诗词就不下二十首。

李养德少年读书永清寺,34岁时中举人,历经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明思宗四代皇帝,从七品擢升正一品大员,达到入仕以来的人生巅峰。

明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帝继位,魏忠贤阉党遭清算,李养德因政治“站队”问题遭弹劾,被削官为庶民。返乡后,他以耕读传家,兼及释典,食素学佛,教化五服九族子孙。

大约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养德卒于家中,享年63岁,葬在铜梁蒲吕场李家嘴。

(作者系重庆市铜梁区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



一条路的三个名字

“新华路”这个名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有的,之前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大梁子。

为啥叫大梁子?重庆多山,渝中半岛上就有一条山脉,从枇杷山一直向东蜿蜒到朝天门,今天的新华路恰好在山梁上,因而被称为大梁子。

老重庆人都知道,重庆城有上下半城的说法。按今天的地理位置来划分,上半城就是以解放碑CBD为核心,基本处于渝中半岛山顶位置的现代化城区;下半城则是指山腰到山脚,以及长江沿岸位置的旧城区。不过在抗战以前,重庆城的繁华地区恰恰在下半城。而上下半城的分界线,就是大梁子。

重庆这座城市的传奇之处在于,历史于其中演绎过无数的变迁。每一次重大的变革之后,人们都可能对一些地名进行一次集中更改。

比如抗战时,国民政府就对重庆地名进行了一次大的更改,现在的中山路、民权路、民生路、民族路,就是那时更名或命名的。而大梁子也是在那时有了第二个名字“中正路”。而后不久,重庆解放,这条路又改名为“新华路”。

长安不见寺 杳杳第一山

“庄严静妙,这是一块没有受到外面侵扰的重庆唯一的地方……但我突然神经过敏起来——可能有一天这上面会落下敌人的一颗炸弹。”这段文字,摘自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萧红1939年4月旅居重庆时写下的散文《长安寺》。

然而,萧红笔下静谧安详的长安寺,正如她在文末担忧的那样,一个月后在日军的大轰炸中毁于一旦。

如今,古寺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个地名可供缅怀。而在古寺原址上新建的,正是今天新华路上的重庆25中,以及一旁的长江索道站。

新华路上的很多老人,大多都知道这里曾有一座古寺,从无数支离破碎的追忆中,勉强能一窥长安寺当年的繁盛……

长安寺,原名崇因寺,建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寺庙规模虽然不大,但庙中供奉的佛像颇多,山门内还有高约4米的四大天王石雕,以及横水池、石栏桥等景观。

长安寺地处海拔269米处的金碧山上,传说山门处有一高大牌楼,牌额上书“第一山”三个大字,相传为苏东坡真迹。因此长安寺又被称为“第一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安寺旧址上兴建起重庆25中学,自此,当年盛极一时的长安寺不复存在,“第一山”的美名也在重庆人的记忆中悄然消散。

留香故地,满园英灵

年老的重庆人怀念自己的童年,总会念叨新华路、人民

公园、猫狗市场这三个名字。虽然今天的重庆早已有了许多人民公园无法比拟的游乐场和公园,然而在父辈们心中,它的地位却绝非这些“新贵”可比拟。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距离解放碑仅有300米的公园,原址其实就是当年观赏巴渝十二景之首——“金碧流香”的金碧台。

1921年,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任重庆商务督办时,发现风雅秀美的“金碧流香”早已不复存在,金碧台下的后伺坡渣滓成堆,污秽不堪,因而决定在后伺坡上建座公园。可惜公园刚开工不久战乱再起,工程只得停顿下来。直到1927年,潘文华继任重庆商务督办后公园才重新动工。

两年之后的1929年8月,公园终于竣工开放。

抗战时期,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成为当时著名的集会场所:冯玉祥在这里募捐,郭沫若在这里作过演讲,马思聪在此演奏过《思乡曲》,影剧艺人在这里举行抗战演唱大会……可惜,公园也未能逃过重庆大轰炸,大部分设施被炸毁,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逐步恢复。

1946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烈士,公园修建了“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1947年又为纪念重庆大轰炸中冒死灭火而牺牲的消防队员,修建了“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这两块碑至今犹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园改名为人民公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一度是重庆最出名的宠物市场。今天,市场依然还在,只是不再像父辈记忆中的那样人潮熙攘。公园倒是热闹,特别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此喝茶、打牌、遛鸟的市民尤其多,葱郁的林木间挂着各式各样的鸟笼,欢笑的人声与清脆的鸟鸣交织,一如当年……

一线通天下,一脉承今昔

新华路尽管看上去那么凌乱陈旧,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重庆最出名的音响及电子商品的集散地。如果你不是这条路上土生土长的重庆崽儿,你就不会晓得新华路还曾是老重庆邮电系统的重地……

在抗战之前,老重庆的邮政和电信是分立的,由交通部管理。1937年春,交通部下令邮电合作,从此邮局可以收发电报、打长途电话,电报局亦可打电话、代办邮政。在当时,设在大梁子的重庆电报局是办理民用电报的主要部门。

据史料记载,1937年时,往外省发电报每字一角钱,省内七分,加急则加倍,军用则一律减半,以支援抗战。

抗战时期,全市电话很少,且主要由公教单位使用,老百姓既无权也无钱安装。家中若有急事需通知外地亲友,只有通过电报或电话。当时长途电话的营业处也在大梁子。

这个长途电话营业处并不大,只有8个电话间,顾客拿号排队等待通话。重庆大轰炸期间,电报局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收发信函、拍电报、打电话,几乎都是和亲友报平安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重庆母城文化故事 ——渝中人文探寻之旅

主办单位: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
《重庆晨报》副刊部

新华路 一条路拥有三个名字

□谈惜言

于重庆人而言,解放碑就是这座城市繁华的标志,同时也是时尚潮流的代名词。

然而,就像光与暗是共生的一样,每一处潮流繁华的背后,总少不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传统与陈旧。在我眼中,与解放碑一街之隔的新华路,便是这样的存在……



1949年前的新华路